



吳承恩傳

朱



吳承恩傳

朱 興著

售價每冊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正

出版・發行・總經銷：



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

發行人：胡子丹 法律顧問：戴

臺北市博愛路二十五號六樓

電話：三三一八〇八〇・三六一四三七八・

三一一五八一五・五四二七四七七~八

郵政帳戶：0003359-3

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二四八號

印刷：嘉信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內江街一一〇巷六號

電話：三八一〇六五四 三八一〇六七五

著作權申請中・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(一九八四年版)

本書校對 陳美玲

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謂之三不朽。寫通俗小說，雖為世人喜愛，往往却不能列入三不朽，甚至受到鄙視、蔑視。但歷史上偉大的優秀通俗說部，經過千百年考驗，終於證明了它本身確是不朽。如此的作品，是立德兼立言。作品不朽，作者也因而不朽。『西遊記』的作者吳承恩先生便是歷史中不朽的人物之一。

吳承恩傳，以簡潔、生動的语言，介紹了『西遊記』作者所處的時代、個人經歷、寫作『西遊記』的思想基礎和成書經過。本書作者就吳承恩先生的生平事跡考證甚詳，研究也較深入，不乏獨特之見。可供古典文學的研究、教學工作者參考。對喜愛『西遊記』的讀者們，更能增助閱讀『西遊記』的情趣和思考。

中國名人傳記 * 已出版

* 曹雪芹傳 鄒如昌著

* 吳敬梓傳 程如恆著

* 李 白傳 田藝議著

* 吳承恩傳 朱興著

陸 游 傳 儲東潤著

鄭板橋傳 謝一中著

白居易傳 汪禔義著

慈禧太后傳 巫明氏著

李商隱傳 董明鈞著

袁世凱傳 侯傑著

目次

一	家世和家庭	一
二	幼年時代	一九
三	吳承恩青年時期的「迂疏漫浪」和「泥塗困窮」	三一
四	吳承恩的中壯年時期及寫作『西遊記』	四五
五	由出貢而太學生	九五
六	作吏向風塵	一二五
七	吳承恩的晚年和身後	一四七
	〔附錄〕	
	吳承恩家鄉淮安的一個輪廓	一六五

一 家世和家庭

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古稱之爲三不朽。寫一部通俗小說，爲販夫走卒、村翁塾師所讚賞喜愛，不僅進不到所謂三不朽的行列，還要受到鄙視、蔑視。但是歷史上產生的優秀的通俗說部，經過時間的考驗，證明它確實是不朽的。我以爲這樣的小說是立德兼立言的，不朽也宜。作品不朽，作者便也因此而應該不朽。孰知不然。因爲通俗小說不登大雅之堂，上不得士大夫的臺盤，捉刀握筆的作者，把自己的整個心靈奉獻給社會，卻往往不能在書上標寫自己的姓名。『西遊記』小說爲甚麼長期被元朝道士長春真人丘處機無理攘奪？吳承恩的淚花告訴了人們這樣的現實。被稱爲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另三部的作者，即作『水滸傳』的施耐庵，作『三國演義』的羅貫中，作『金瓶梅』的笑笑生，名則印在書上矣，施耐庵嘗見疑於人，認爲是個假名字；笑笑生又是何人哉？他們似乎是個蒙面劍俠，倏乎而來，送給精神上缺少食糧的人們一盤豐美的點心，又飄然隱去，就是善於搞偵破工作的福爾摩斯，也無所措於其間，終不能識廬山真面。如果說甚麼不幸與幸，『西遊記』作者吳承恩是不幸而又幸的。不幸：今天我們看到的幾種明刻本『西遊記』都沒有寫上「吳承恩汝忠甫撰」字樣，連明清許多小說通常有的「射陽山人編次」或「射陽居士編次」的字樣也無。就怪不得元朝道士丘長春插手撈一把了。施耐庵、羅貫中、笑笑生等人，假名也罷，真名也罷，總是寫在書上，丘長春者流無由上下其手

攘竊之。幸：首先，吳承恩有不只一位好同鄉。天啓『淮安府誌』的修誌人，特在其卷十九『藝文誌·淮賢文目』吳承恩名下載『西遊記』，爲『西遊記』作者明標一筆；後吳承恩二百年的另兩位同鄉吳玉搢和阮葵生在他的『山們誌遺』和『茶餘客話』裏，專門批駁所謂『西遊記』小說是長春真人秘本的謬論，從內證、外證把『西遊記』的著作權還給吳承恩。其次，吳承恩死後，他的表外孫丘度主持刻印了他的詩文集『射陽先生存稿』，保存了吳承恩豐富的生平，思想資料，是施耐庵、羅貫中等人所不及的。我們今天敢於給吳承恩作傳，是和吳承恩這種得天獨厚的『幸』字連在一起的。

吳承恩傳的開頭，我們可以準確的寫上：「吳承恩，字汝忠，號射陽山人（或射陽居士），明正德至萬曆年間淮安山陽人也。」此前賢記載，昭如日月，明白無誤，視施耐庵、羅貫中、笑笑生之霧裏藏身，神龍隱現，何其可喜也耶！吳承恩的生年和卒年，雖然不能十分確定，大體的年分也不會和事實相差很遠。那就是約生於弘治十七年甲子（一五〇四），約卒於萬曆十年壬午（一五八二）（見頁一四）。

吳承恩的先世曾是今淮陰（清江市）東北五六十里的漣水（明時爲淮安府安東縣）人，「然不知何時徙山陽。遭家竊孤，失譜牒，故三世以上莫能詳也」（『先府賓墓誌銘』）。移家至山陽，先是住在農村，今淮安城南二十里左右的灌溝，是吳家定居地，其處有吳家先塋。灌溝一帶，土地平行，林木蔭翳，水田棋布，溝渠縱橫，是一派美麗的農村風光。春、夏之際，尤其如此（見頁一四）。吳家在灌溝住多長時間？今天已不能確知。

吳承恩的高祖叫吳鼎，沒有功名（布衣）；曾祖吳銘開始，吳家躋入儒林，可能吳銘是進了學的，因為他當了學官，任浙江省余姚縣學訓導。吳承恩的祖父吳貞繼乃父余緒，仍業儒，並且前進了半步，在英宗天順八年（一四六四）任浙江省仁和縣學教諭。關於吳鼎、吳銘、吳貞的情況，都據吳承恩『先府憲墓誌銘』所述。在吳銘，今天能看到的『山陽縣誌』或『淮安府誌』以至『余姚縣誌』等等，都確實「無名」，因而不能補充什麼。至於吳貞，同治『山陽縣誌』卷九，則據原『誌』說他是由年例入監，任的是仁和縣訓導；光緒『杭州府誌』卷一百零二記載吳貞是憲宗成化六年（一四七〇）任仁和縣學訓導。說吳貞由年例入監，約即指例監，是由普通身份（非儒學生員）捐資入國子監讀書的。大約是景泰四年吳貞以生員納資入的國子監^⑤（見頁一四）。淹滯較久，天順八年始選任爲仁和縣學教職。這可補『先府賓墓誌銘』之闕。是教諭呢，是訓導呢？按常理，吳承恩追述自己祖父的職務，應該是可信的；但『山陽縣誌』與『杭州府誌』又在絕無可能相謀的情況下都說是訓導，就不敢隨便肯定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了。也有可能吳承恩父親因年紀幼小，聽梁夫人（吳承恩祖母）說，記憶有誤，又誤傳給了吳承恩。說吳貞成化六年始任職仁和，顯然是『杭州府誌』誤記。『先府賓墓誌銘』說：「方仁和君教諭仁和時，先君四歲矣，仁和君梁夫人則挈之如仁和；數月仁和君喪，則又挈之歸山陽。」父親什麼時間故世的，吳銳當不會記錯，而如果吳貞是成化六年任職仁和，卒於任所，吳銳已十歲，哪能出現誤記誤傳之事？縣學訓導以至教諭雖然稱爲學「官」，但這個「官」卑卑不足道，是正從十八品之外的未入流的所謂官，年祿三十六石^⑥（見頁一五）。其未入流，相當於孫悟空任過的

弼馬溫。教諭是掌教誨所屬生員的正教官，訓導則是教諭的副手。學官所以卑卑，不僅俸薄，而且官冷，「諸公袞袞登台省，廣文先生官獨冷。甲第紛紛厭梁肉，廣文先生飯不足」。蓋自古已然，明代沒有改善。凌濛初講明代的學官云：「『朝日上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，苜蓿長欄杆』。這首詩乃是廣文先生所作，道他做官清苦處。蓋因天下的官隨你至卑至小的，如倉大使、巡簡司，也還有些外來錢。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。有體面的，還來送你幾分節儀；沒體面的，終年面也不來見你，有甚往來交際？所以這官極苦。」（『二刻拍案驚奇』卷二十六）吳承恩祖父從不太豐裕的家庭生活費中擠出一筆錢，納資入監讀書，苦奔苦拽，送走多少個美好的歲月，終於選得這麼個不被讀書人艷羨的窮教官，以至任職不久便溘焉逝世，拋下寡妻孤子，使他們子身返回家鄉淮安。「家世儒者，無資，且顛沛宦游，歸益貧」。

『先府賓墓誌銘』曾說吳氏，「遭家窮孤，失譜牒」，似乎是意味着高祖吳鼎、曾祖吳銘、祖父吳貞都是孤枝單傳，終鮮兄弟。卽或並非如此，到父親吳銳，確乎是連個姐妹都沒有的了。吳銳四歲（滿三歲）父喪，隨母歸山陽，連在仁和學宮中的嬉戲啼笑後來都不會有什麼清楚記憶的。但是幼年喪父而家比較困弱的孩子，得賢母的愛撫教養而成長起來，往往更能奮發自立。據吳承恩記敘說，當父親歸山陽，「已有性資，不妄啼哭笑言，但時時向梁夫人索書讀。以貧故，逾數歲，始遣就社學先生。社中諸學生率歲時節朔持錢物獻社學先生，吳氏不能也，社學先生則勤勤教諸學生書，不教先君書。先君輒從旁聽窺，盡得諸學生所業者，於是通『小學』、『論語』、『孝經』矣。社學先生反

以爲奇，欲遣就鄉學。梁夫人聞之，嘆曰：『嗟乎！吳氏修文二世矣，若此耳，斯孤弱奈何？』於是泣，先公亦泣。」吳銳終於沒有去就鄉學。大約是梁夫人不久就下世了，否則他也不會在弱冠之年出贅別家。中國封建社會，因家貧而出贅當贅婿的人，都是不得已而爲之的痛苦事。贅婿到婦家是半主半奴，有的要改姓婦家的姓（近代的淮安猶如此，這是今天年歲大一點的淮安人都見到過的），男權不得不讓位給女權。吳銳是所謂書香門第（修文世家）的子孫，不能紹箕裘而出贅，更有着雙重的痛苦。吳銳的岳家姓徐，在淮安的河下開售賣花線、花邊（『彩縷、文縠』）的舖子。或許吳銳原本就是徐老板舖子裏的一名伙計，也許是別的關係，總之，贅於徐家後，「遂襲徐氏業，坐肆中」，當起商人來了。吳銳是個正直的商人，合法的商業利潤他不吝取，額外的巧得他不屑要；對當道官府是順民，對鄰里街坊是長者。對此，吳承恩有較具體的描寫：「時賣彩縷文縠者肆相比，率酒食遨熙，先公則不酒食遨熙。時衆率尙便利機械善俯仰者，先公則木訥遲鈍，循循然。人嘗以詐，不之解，反大以爲誠；侮之，不應亦不怒。其賈也，輒不屑屑然，且不二價。又日日讀古人書。於是一肆中哄然以爲痴也。里中有賦役，嘗出錢，公率先賁錢待胥。胥至，曰：『女錢當倍』，則倍；『當再倍』，則再倍。曰『女當倍人之庸』，則倍人之庸。人或勸之訟理，乃竊嘆（按：『射陽先生存稿』載之『先府賓墓誌銘』無「乃竊嘆」三字，此從墓銘原石。下引皆同）曰：『吾室中孰非官者；然又胥怒，吾豈敢怒胥，又犯官哉！』於是衆人益痴之。承恩憶少小時入市中，市中人指曰：『是痴人家兒。』承恩歸，恚啼不食飲，公知之，笑曰：『兒翁誠痴，兒免爲痴翁兒乎？』及承恩冠矣，先

君且年老，見舊時易侮先君者，盡改節爲敬恭。里中有爭鬪較量，則（按：『存稿』無「則」字）競趨先公求平；而折之，亦欣欣去。或胸懷有隱匿，難人知者，卽不難公知，且訴以臆。鄉里無賴兒相聚爲不善，卒遇公，一時散去，皇皇赤發面也。」如是商人吳銳也受到當道官府的器重，知府葛木竟在舉行鄉飲典禮時召吳銳爲「賓」，把他當作一郡年高德劭的可尊敬的人物來看待。年高，自然是一個人生命途程的光榮；可是，年高百齡，只可入耆年會，而年高能被召爲鄉飲之賓，就必須有德。據『明史』卷五十六記載，明代鄉飲之禮，仿古而有所變易。通過習禮讀律，期於申明朝廷之法，敦敘長幼之節。舉行鄉飲之禮時，擔任司正的儒學學師，要在大會上背誦一通「恭惟朝廷，率由舊章，敦崇禮教。舉行鄉飲，非爲飲食。凡我長幼，各相勸勉：爲臣竭忠，爲子盡孝，長幼有序，兄弟弟恭，內睦宗族，外和鄰里。無或廢墜，以忝所生」。然後還要宣誦『大明律』，使人們加強守皇家大法的觀念，要凜遵不忘。舉行鄉飲典禮儀式時以府縣長吏爲「主」，以鄉之致仕官員中有德行者一人爲「賓」，還要選擇年高有德的鄉人爲「僕賓」（「主」之副），此外還有「介賓」、「三賓」、「衆賓」等名色。吳銳之被召爲「賓」當屬「僕賓」。他的「德」當包含嚴遵皇家法令與和睦鄉里等項。吳銳除去有上述的好德行被鄰里敬恭和官府器重外，還常常流露出古代隱士的風範。小隱隱於山林，大隱隱於市朝，似乎吳銳就是隱於商人中的高士。他常在飲酒不取醉的三杯之後，學着陶淵明的派頭，『頽然嘯歌』；遇好風日，還要負手徐徐去，遍歷近郊古寺中，俯仰徘徊，視通萬里，浮想千古。他不種菊而愛菊，自號『菊翁』，也大是陶家的格局，大約不必採菊東籬下，也會悠然見南山。

的。據吳承恩的記敘，父親在讀書上也有着好讀書、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的精神面貌。「性一無所好，獨愛玩羣籍，不問寒暑雨晒，日把一編坐戶內，大官過，亦不知，前騶呵之，乃徐起。自六經諸子百家，莫不流覽，獨『尚書』、左丘明『春秋』未嘗一日置也。於諸書訓故聲切不甚通悉，然獨得大要旨歸（『存稿』作『大旨要歸』）焉。」然而吳銳讀書是和對時政的感受、看法聯在一起的，他的談說史傳，爲歷史人物的不幸遭遇而流淚，恰恰是對現實政治密切關注的曲折反映。「居嘗逡遯，口不能道辭，及與人談說史傳，上下數千載，能竟日不休。每讀書至屈平見放，伍大夫鴟夷，諸葛孔明出師不竟，周子隱戰沒，檀公見（『存稿』作『被』）收，岳鄂武穆死詔獄，未嘗不雙雙流淚也。又好談時政，意有不平（『存稿』作『意有所不平』），輒撫幾憤惋，意氣鬱鬱云。」自謂形神不勞，少機心，不顧慮有無，衣食稍溫飽即足的吳菊翁，平素有一個健康的體魄，鮮疾病，但「一日買船泛城西大澤中，意欣欣出門去矣，歸即不起」，恐怕是心肌梗死的不救之症吧，時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也，壽蓋七十二云。

吳承恩父親吳銳的生平思想在吳承恩的『先府賓墓誌銘』裏記敘的甚爲詳細，描寫的甚爲生動。今天我們稍加排比點染，便可把吳銳的小傳寫如上，實際並未費什麼筆墨之勞。吳承恩不虛美，不浮誇，不潤色，只是模仿事實而描繪出來的父親，並不是商人，是市井的大隱。或許正是這樣的父親造就了吳承恩。

吳承恩的嫡母徐夫人是彩縷文縠商人徐老板的女兒（我們可以假定她是獨生女）；生母張夫人的

家世不可考，她既然在吳銳壯歲因無子才被納爲側室，年歲當與吳銳有不小差距，由此也可以想像張夫人的娘家不會富有甚至是頗爲貧困的。徐夫人於吳銳逝世的嘉靖十一年仍在世，當時吳銳七十二歲，而吳銳弱冠卽婚於徐氏，他（她）們是結髮夫妻，年齡相仿（至少是如此，說徐夫人比吳銳大幾歲都有可能），因此可以推知徐夫人是享了七八十歲的高壽的。張夫人也一定享高壽，吳國榮『射陽先生存稿跋』說吳承恩「爲母屈就長與倅」，這屈就如果是指嘉靖四十五年吳承恩當長興縣丞，彼時生母張夫人還在世，則吳承恩已六十左右歲，張夫人至少要有八十歲。吳承恩生母張夫人自然也享有高壽。吳承恩有姊名承嘉，徐夫人生，嫁沈山。沈家先世有宣德中當過戶部尚書的沈翼，也是淮安的望族。沈山與吳承嘉的孫子有一個叫作沈森的，是萬曆中諸生^⑤（見頁一五）。他（她）們的外孫就是吳承恩晚年對之教育有成的丘度。

吳承恩的妻子葉氏，是淮安另一個望族葉家的「小姐」，葉氏的曾祖父葉琪在弘治初當過戶部尚書。吳承恩與葉氏什麼時候結的婚？由『賀笛翁太丈七十壽詞』，知他（她）們結婚當在嘉靖初年，因爲『障詞』作於隆慶四年（一五七〇）而說「承恩締姻門下，餘四十年」，那麼最晚也不會後於嘉靖六、七年。吳承恩與葉氏的情愛甚篤。吳承恩青、中年時節常常奔跑在外，客中七夕，凝眉吟哦，思念妻子：「世傳七夕星家節，鬪牛以此爲期。又言橋外雨霏霏。是他離別苦，相見亦悲啼。此事有無君莫問，古今多少分離。與君開抱且銜杯。其間杯恨處，唯我最能知。」（『臨江仙·七夕』）詞的結末兩句。「其間懷恨處，唯我最能知」，表達的是對自己妻子最深沉最誠摯的思念。吳承恩的妻

子小字諱「九」，他的另一首『臨江仙』詞題『右小字諱九』，用戲謔的拆字拼字法句句嵌『九』字，結尾兩句是：「何時當七夕，雲雨會雙星？」（七加二爲九）與前引『臨江仙·七夕』相呼應。從思想脈絡考察，兩者恐是同時作，急於歸去與妻子相會的心情躍然紙表，戲謔聲中的哀愁更爲深沉。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有一些人在外挾妓忘歸以至富貴易妻，吳承恩則反是。他曾諷諭友人「溫柔鄉可醉，須念大刀頭」（『送人遊金陵』）。又爲友人客都下頻年不歸，可能另有新歡，而描摹妻子的口氣哀唱：『艱難誰念妾身孤，化石江頭爲望夫。千里辭家裘馬客，長安多少魯秋胡。』（『友人客都下頻年不歸哀其內子之窮爲賦望夫石』）他自己呢？他聲言自己絕不去醉溫柔鄉，絕不當魯秋胡，絕不被閑花野草所縈牽。他在南京與朋友交往酬酢中不免與妓女接觸，有的妓女類以目挑，他爲所動，回答說：「天女散花欲染衣，禪心似絮已沾泥。風情不待中年減，空色唯將一笑齊。媚嫵任從京兆尹，齋居常愧太常妻。青鸞自有雲霄伴，莫向場間顧木鷄。」（『金陵有贈』）「媚嫵」兩句又兼及對妻子的懷念。我們由吳承恩『移竹寺中』詩的第五首又得知，葉氏對吳承恩之不求仕進，只愛舞文弄墨，也有不滿。詩云：「閨人素嫌儂，耽貧不干祿。從此益疏庸，爲有新移竹。」葉氏蓋先於吳承恩而卒^②（見頁一五）。

吳家從吳鼎到吳承恩，似乎是代代單傳，吳承恩繼承了家世的這一傳統（當然，遺傳學並無此條規律），和葉氏也只生過一個兒子。兒子是個挺聰穎的小傢伙，所以吳承恩揆這小傢伙於初度兮，肇錫他以嘉名。名他曰「鳳毛」兮，看得出這是個超常的兒童。正因如此，淮安府山陽縣亘古及今（到

吳承恩時代之今）唯一的一名狀元沈坤，竟許婚以女。吳鳳毛年紀很小就愛聽故事，是『西遊記』的第一批欣賞者。吳承恩『送我入門來』曲說：「慢說些癡話，賺他兒女輩，亂驚猜。」應當就是指包括吳鳳毛在內的小兒女聽了吳承恩講孫悟空、豬八戒故事而驚訝、猜想。吳鳳毛在嘉靖十一年猶未生，嘉靖二十三年仲冬已和沈坤的女兒訂婚，嘉靖三十五年前未及成婚夭折^⑤（見頁一五）。吳承恩的並世人士和同鄉後代人或稱他「絕世無繼」（吳國榮），或稱他「貧老乏嗣」（吳玉搢），或稱他「家貧無子」（同治『山陽縣誌』），等等，說明吳鳳毛夭後，吳承恩沒有生第二個兒子，並且連一個女兒也沒有。

吳承恩的家世和家庭成員情況大抵就如上述，吳承恩的祖母梁夫人曾哀嘆吳家「孤弱」，這「孤弱」情勢在吳承恩成年後並沒有改變。吳承恩逝世後，似乎是從漣水搬到山陽的吳家這一支便乾脆絕宗了。

通過前邊關於家世等情況的介紹，吳家的社會地位大體已經有了一個輪廓，不必再為勾勒。但是，對於吳承恩家庭的經濟狀況就必須集中的詳細的談論以至辨駁一番，謂為談論、辨駁是有乖為人作傳應有的體例，也在所難辭。因為只是正面的描繪吳家可能是城市中等生活水平，並非貧困云云，一則具體的正面材料不足，二則一二百年來說吳承恩家是「貧困」的，幾乎已成定論，不辨駁不能鑿服人心。

根據中國一些古典小說作家如吳敬梓、曹雪芹等人，都是在他們作不朽名著時生活相當困窘，或

者「環堵蕭然」，「窮極，則以書易米」（吳敬梓）；或者「舉家食粥酒常除」（曹雪芹）。又因清乾隆以來吳承恩鄉人都說吳承恩「貧困」，而被今天研究者接受下來^①（見頁一五），似乎優秀小說都是作家「貧困」的產物。然而，對吳承恩的家庭經濟狀況卻要具體分析，所謂貧困，須相對的全面的看待。

吳承恩祖父卒於仁和任所到吳承恩父親贅徐家之前，吳家確實是貧困的。吳承恩父親上社學節朔日不能持錢物獻社學先生，念完社學又不能繼續就鄉學，且在弱冠之年，竟出贅徐門，是家庭貧困的最好證明。吳承恩父親剛贅入徐家，是給徐老板送去的廉價的（或不付金錢報償）經營店舖的苦力，要替徐家撐門抵戶，做活當差，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徐老板過世，吳承恩父才得「襲徐氏業，坐肆中」，當起名正言順的采縷文穀商店的老板，徐家招牌換成吳家匾額，從此，吳家脫出貧困的漩渦。及至吳承恩既冠，他的父親已是鄰里間受尊敬的人物了。吳銳所以受到人們的尊敬，除如吳承恩所說，是由於父親爲人正派，少機心，不搞兩面手法等等之外，恐怕有一定財資是不可缺少的側面。封建社會裏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和財產多寡往往成正比，相輔相成。鄰里間沒有一定財資的老頭子，再正派再誠篤，也免不了受人冷遇以至受人嘲弄。吳承恩父親會客氣的把自己此時此刻的生活狀況稱作「衣食稍溫飽」，即承認自己生活滿不錯，頭寸不缺。父親故世後的一段時間內，吳家也是比較富裕的，這可以從吳承恩對父母喪葬情狀看出。據聞近年在淮安地方發現吳承恩和兩個母親的合葬墓及其墓誌銘。墓中一椁三棺，椁外用濡米汁澆灌封閉。三棺外面合套一椁，椁外用濡米汁澆灌封閉的葬

式，是當時較富裕的人家才能辦到的。如果推測吳承恩的生母張夫人逝世較晚，則吳家較富裕的生活當維持一個較久的階段（維持到嘉靖末年或萬歷初年的吧）。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吳承恩父親死了以後吳家的花線、花邊舖子是否關門大吉。據現有資料，嘉靖三十幾年以至其晚年，吳承恩也沒有處於窮困潦倒之中。吳承恩以藏書豐富著稱。嘉靖三十八年陳耀文任淮安府推官，與吳承恩交往，他的『花草粹編序』說「納交素友淮陰吳生承恩，……藏書甚富。餘每得之假閱，……」同時，吳承恩自己編輯『花草新編』，所據除『花間集』、『草堂詩餘』外，「復益以諸人之本集，諸家之選本，記錄之所附載，翰墨之所遺留，上溯開元，下斷至正。」而這些唐宋元諸人本集、諸家選本，以及翰墨所遺留等，都是「祇據家藏」（『花草新編序』），不假旁求。吳承恩這麼多的藏書是哪裏來的呢？可能有一些是曾祖和祖父的遺留，有一些是朱日藩的父親朱應登的贈遺^④（見頁一六），但主要應該是吳承恩自己的購置。因而，可以說嘉靖三十八年頃，吳承恩生活不會是貧困的。退一步講，書籍之積聚是前些年的事，但如此時貧困，也會賣書換衣食，不會坐擁書城，衣食不繼。到在隆慶末萬歷初，正是陳文燭在淮安當知府時，後來陳文燭回憶當時吳承恩的情狀說：「憶守淮安，汝忠罷長興丞家居在委巷中，與不佞莫逆，時造其廬而訪焉。」「家四壁立，所藏名畫法書頗多。人謂汝忠於王方慶之積書，張弘靖之聚畫，侔諸秘府者可十一焉。」（『花草新編序』）請看：住委巷，大約不是深宅大院的富貴之家；但知府常造其廬而訪，表明它的廬宅絕不會是湫隘不堪，應該有個客室的吧。家四壁立，沒有華美的衣櫥和其他擺飾，但是所藏名畫法書卻是頗多，總該有些箱櫃倚壁而立，